

乡情，在画布上流淌

——访寓京著名青年油画家李胜民

□刘衍清



李胜民把家乡山水绘入画中。

李胜民就以一幅《岳麓旧梦》入展中国美术馆“第二届中国当代山水画、油画风景展”，成为入选国家级油画展作品中年龄最小的山水油画家。2008年他的《婺源行旅图》又一次入展中国美术馆的全国性展览。他的《江南遗韵》《古村图》《又回故里》《春雨过后》《汨江春游图》《山·语》系列等一批山水油画作品分别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中央美院以及香港展览中心等美术馆展出，作品受到国内外的文化机构和私人赞赏与收藏。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邓平祥先生在《长忆洞庭千万树——李胜民风景油画作品一谈》一文中评价：李胜民的油画风景作品吸收了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一些技法。例如“平远”“深远”，这是区别于西方风景艺术构成方法的核心——焦点透视的一种东方方式，它的援用赋予了画家在空间处理上更大的自由度。

在“结草堂”访问期间，李胜民谈得更多的还是周令钊先生对他的启迪和引导。李胜民是平江县三市镇爽口村人，而大名鼎鼎的周令钊先生老家也是爽口村，李胜民从小就听父辈说起周老的故事，对村里出了这位美术界泰斗而感到无比自豪，也

形成，并开始按功能布局规划，将猪市巷改为茶巷子，茶巷子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巷子深深，似乎深不可测。这鸡肠子般小巷，却有与众不同的景致，很吸睛。清一色的麻石铺路，排水流畅，从咚咚的步履声中可掂量麻石的重量，岁月碾下的车辙依稀可辨。低矮的店铺，一个挨一个，屋檐伸手可触，灰暗的门板上，贴着过时的春联和倒“福”字，虽然已经发白。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数砖瓦结构的房子已经老化，有些墙面破损，黄色墙砖裸露着，墙裙也生出墨绿色苔藓，显得卑微和古板。时间似乎在这儿停止了，然而，正是这种矜庄和内敛给小巷增添了几分古韵。

岁月虽然沧桑了小巷的容颜，却抹不去小巷的风范。江南雨多，这小巷总是在绵绵絮絮的小雨之中，湿漉漉的，一条巷，特有韵味。黄色的油纸伞像一朵朵黄色的蘑菇盛开着，叮咚的足音，总是给人一种轻轻净净且又清静静的感觉。偶然遇到讨生活的盲老艺人，一把特大油纸伞在小女孩的支撑下，盲老艺人边走边拉二胡，唱着岳阳花鼓戏选段，路人忙不迭地把一张张皱巴巴的角票塞在小女孩手里，悠扬的琴声与小巷的宁静融在了一起。

茶巷子，果然名不虚传。徜徉于迷宫一样的连户店铺里，你会发现茶的丰盛。早采清明，晚采谷雨，几度春风喜雨，把个茶巷子灌满了茶的清香。货架上、货柜里堆满了茶叶，大多数都是岳阳地区产的君山毛尖、北港毛尖、洞庭春绿茶、羊楼司砖茶以及东乡洗水茶等，自然还有少量的江西、湖北茶“借壳上市”。吸引着八方来客采购，攒动的人流中既有来自陕甘江浙的买客，也有衡邵湘南的卖主。都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各方方言，与业主讨价还价，交易。

晚霞，为忙碌了一整天的生意人勾勒出了一幅迷人的剪影。曹记茶贸公司经理老曹是个出了名的老“茶精”，抿了一口绿茶，拨拉一下算盘珠子，说：“我已年过花甲，解放前就在这儿的茶行当伙计，如今当起了老板。茶香招远客，今非昔比呀！今天销售茶

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在这种强烈愿望驱使下，李胜民初中毕业后没有报考高中，而选择上了平江的职业中专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李胜民先后到上海陈逸飞工作室、北京杨飞云工作室等美术大师的身边继续深造。作为周令钊先生的小同乡，在北京求学心切的李胜民自然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只要周老在家而且有空闲，小同乡李胜民便来个程门立雪。2005年，他如愿以偿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举行个人作品展览时，李胜民居然把周令钊先生和他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教授的夫人陈若菊一道请到展览现场指导，让中央美院的师生们又是惊奇又是羡慕。李胜民以他对山水油画的悟性和执着赢得周老近距离的教诲，在业内人士眼里，李胜民简直成了周老的“关门弟子”。几年前，李胜民在老家建了一座四合院准备作为回乡时搞创作的画室，工作室的名字“结草堂”还是周令钊先生亲自命名和书写的。“结草”缘于古代一个感恩报德——“结草衔环”的故事。对于周令钊先生题名寓含的深意，李胜民自然心领神会。

李胜民谈到，这些年来他作为一名职业画家虽然长年漂流在外，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平江山水一直让他魂牵梦绕，他把这种深沉的眷恋倾注在洁白的画布上，家山成为李胜民的创作主题。然而作为一名有独特思想和见解的艺术家，他通过山水作品表达的情感超越了世俗的山水表象，上升到了精神和灵魂的纬度。从2005年到2007年，李胜民断断续续画了15幅以《山·语》为题的山水油画作品，每一幅画面表现的主体都是山，或迎面兀立，或连绵横

叶3000公顷，赚了个大满贯，哈哈！”笑声飞出茶巷子。

茶巷子，奏着一支生活之乐的悠扬长笛。彼时“十年浩劫”已结束，人们又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轨道上。市民忙着乐着迎接新的每一天，头上抛洒着热情的汗。小餐馆炊烟袅袅，小卖场迎客兜售，小茶馆生意格外红火。在巷子与岳舞台相邻的墙角上，挂着一块招牌，“福来茶馆”四字在路灯下赫然入目。据说，熟知此地的人都知道，老岳阳地区人都喜欢呷茶，临湘罐子茶，平江芝麻豆子茶，岳阳沱上北港茶，闻名遐迩，大概是基因相传的关系，至今岳阳街上的饮茶习惯在湘北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应好友之邀，来“福来茶馆”呷茶。刚刚落座，好友就急忙点了一壶热腾腾的茶，俏俏的老板娘端来放在四方小桌上，老板娘欣喜地说：“你俩真有口福，刚进的北港新毛尖，尝尝吧，味道挺鲜的。”像品味一杯茅台一般，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叙道别后之情。

告别茶馆出来，老板娘笑吟吟地说：“一路走好，欢迎下次光临！”这做派这声音俨然《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

巷子中段南面有一座巴陵戏院，很有一把年纪了。1949年5月，有两人合股在茶巷子将一新茶园改为戏院，作为巴陵戏的演出场所。巴陵戏作为岳阳地方戏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深受岳阳人民喜

互；或山水相偎，或阡陌相连。山的表面是静穆的、无语的，然而在李胜民的心底，山是有灵魂的，它的灵魂弥漫在它的山水树石、氤氲空蒙之间，只有对家山拥有特殊感情的人才能聆听到山的召唤，李胜民的《山·语》系列宣示的就是山与人的对话。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

读李胜民山水油画，人们会诧异画中的景物有青山绿水、有阡陌田畴……但鲜见村舍农夫，更难觅一叶小舟、一处炊烟，比“世外桃源”还要远离尘杂。然而，人们能通过他的绘画语言感受到空间烟火的气息，人退隐于自然的背后，与自然相融相忘，不着一笔，却能使人联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深山藏古寺”一类的佳境。李胜民于2006年创作的《汨水悠悠》便将他这一创作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汨罗江贯穿平江、汨罗，与屈原、杜甫两位伟大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而在李胜民的笔下虽然见不到仗剑握玉赴水自沉的三闾大夫，也见不到孤舟飘零魂依平江的圣圣杜甫。只见汨罗江澄澈如练，沿岸山峦笼罩着朦胧的色调，使人产生郁结欲舒的情愫，而群山之上的天光又隐然若现自性光明的超然。长幅度的画面使人感到画家笔下不是一条普通的江河，特别是江水倒映的群峦宛如渲染开来的青蓝，使人浮想“蓝墨水上游”两位世界闻名的文化巨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20多年专攻山水油画，使李胜民这位平江游子，在风景油画中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道路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有专家认为，李胜民的风景作品由于语言的特殊运用和处理，从而产生了一种诗性的力量，如他的《江南遗韵》系列，《潇湘遗梦》系列无不喷薄诗性的光芒。“诗性”是一切艺术之母，好的作品都是有诗性的。而诗性的作品最能体现艺术的精神高度，李胜民决意穷其一生将作品蕴藏的诗意做深做透，这也许是汨罗江上的诗魂对他的呼唤。

访问结束时，李胜民拿起画笔又在画布上刷开来，正在创作中的油画题为《白雨湖情思》，是以当地白雨湖畔一位前贤遗踪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步出悬挂着“结草堂”匾额的四合院，我衷心祝愿李胜民在他的画布上留下更多充满诗情充满诗性的山水油画作品，在中国油画风景艺术领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也许是家乡老一辈艺术家周令钊先生和父老乡亲对他的期望吧。



李胜民正在创作。

爱。自此，来茶巷子看戏的人络绎不绝，连同戏院周围的茶铺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茶馆也越开越多，巷子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巷子了。巴陵戏院与茶巷子相得益彰，灿烂的生命旅程从此展开。

想过去过瘾，可以走进戏院看戏；想润润喉咙，可以走进茶馆品茗，看戏品茗都在一条巷子里。看戏品茗两相宜，可以洗涤心灵的尘埃，可以抚慰浮躁的灵魂，这在其他地方是享受不到的。

曾经尽显风流的茶巷子，如今面临“湮废”的窘境。一个意象，一缕情思。笔者希望不久的将来某一天，茶巷子旧貌换新颜，更加兴盛起来，成为古城城南一张靓丽的名片。



老知青回乡记

□熊业民

已是深秋，一天上午，薄雾散去，阳光洒在大地上，是那样的透亮，那样的温暖。广兴洲汽车站内人来人往，一派繁忙。10点左右，一辆中巴车进站了，稳稳地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群男女乘客，都已年逾古稀，人们常说的“夕阳红”，老人们精神矍铄，风度翩翩，这就是从城里来的老知青。

在老知青的眼里，广兴洲镇确实变了；唯有老街有点依稀的片段，残留的记忆，淡淡的乡愁。走在曾经熟悉的土地上，看到的却是乡村美景，漂亮的两层小楼、花园式别墅比比皆是，错落有致，水泥路进村入户，光伏路灯杆沿路并行，一字排开。知青们唏嘘不已，不禁感叹：原来穷死了的潢水眼，如今成了美丽乡村，变化真大呀！

村部会议室里宽敞明亮，大家欢聚一堂，会上，王立仁当年插队落户的故事特别感人：那年落户钟家。初来乍到，两位队长得知情况后，便召开全社社员大会，专题讨论知青王立仁落户谁家的问题，会上，贺运兵队长作了具体介绍，让大家讨论，个别社员群众有的讲自家人口多，生活困难，有的讲没房子住，不愿接纳，有点推诿。唯有钟德才大哥哥勇敢地站出来，豪义地说：“你们不用争辩了，王立仁到我家落户。”当时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凭工分按劳分配粮食的，国家给知青没有任何补贴，王立仁说：“像我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刨地，到农家落户，自然是给人家添麻烦。那年代社员群众家里都很困难，相互推诿我也理解，但钟德才大哥哥毅然收留我的豪义之举，我是感恩一辈子”，就这样他当晚被接到钟家落户了。

钟家有父母亲，有兄弟姐妹6个，只是两个姐姐已出嫁，大哥钟德明已分家，家中就是二哥钟德才，二嫂阳慈禧，满女钟满秀，满崽钟德满。他来钟家后，钟大妈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特别看重他，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有好菜吃只往他碗里夹，衣服破了为他缝，夏天乘凉为他打扇驱蚊。还经常叮嘱钟氏三弟兄在生产队做事多照看好小王。不会做的农活告诉他做，挑不起的担子莫要他挑，在钟家落户的一年多，小王感受到了农民的情深，家庭的温暖。更有一件事令他感动不已，那是一年搞“双抢”，由于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小王和钟德满很晚才睡，第二天早上出早工，李队长见他俩还未按时出工，便亲自跑到钟家把他俩从床上拉起来，赶到田里扯秧，还当着全队男女老少们批评他俩，羞辱他俩撒手扒脚睡懒觉，骂得他俩很没面子。回家后，小王把早上出工的委屈告诉了钟妈妈，钟妈听后气愤不已，当即冲到李队长家里发脾气：“人家小王十五六岁的城里孩子，从未做过农活，‘双抢’搞得手烂脚烂，困个懒觉又好大个事哪，你还当着全队群众的面骂小王，你至于吗？”这件事令小王热泪盈眶，感恩至极，这是钟妈妈把他当亲生儿子啊！从那天起，便改口叫“妈妈”了。

1971年9月，他接到招工通知，从此告别农村，告别五丰四队的父老乡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临走的那一天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上午九点钟，那天上的男女老少百十号人都来村口欢送。贺运兵队长作了简短的欢送词，他说：“知青王立仁在我们生产队和社员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奋斗了二年十个月，表现很优秀，今天他终于招工返城了，这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大家一起来欢送他，祝他工作顺利，学习进步，同时也希望他不忘乡情，常回家看看。”王立仁当时被这一幕送别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那感激的泪花，情不自禁地在脸上流淌，向老乡一一握手道别，钟妈妈把煮熟的鸡蛋塞在他兜里，叮嘱他：“孩子，拿着路上吃。”小王当时就扑在钟妈妈的怀里大声地哭了，叫了声：“妈妈，您真好！”那天送别时还有一个人令他感动不已，那就是平时对他要求严格的李华生队长，看到李队长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悄悄地抹眼泪，于是便走过去和李队长话别。李队长只说了一句话，“这两年苦了你了”，然后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王立仁说：“感谢您，我会回来看您的。”多少年后，每当他回想起那天送别的情景，回想起钟妈妈，回想起李队长，正如王立仁所言：“我才明白什么是情？什么是亲人？什么是故乡？多少年后，当我听到《父老乡亲》这首歌时，我就想起五丰四队的父老乡亲们，是他们培养了我的吃苦耐劳精神，是他们磨练了我艰苦奋斗的意志，是他们为我铺平了人生道路。再见了！我的五丰四队，再见了我的父老乡亲，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这些温馨的话语，真情的流露，都说到了老知青的心坎上。大家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知青岁月，激发了情感，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动听的故事，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回忆，瞬间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寄情茶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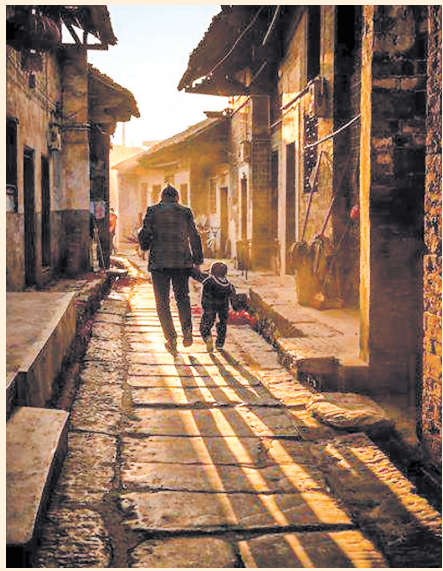
□万明

小巷，是涵育城市文化的好样本。因此，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岁月的律动。

岳阳的小巷，有多少？有句老话说：“街道一百六，小巷多如牛毛。”比如鱼巷、茶巷、河巷、双井巷、长寿巷、黄金巷、洞庭庙、土桥巷、庙前街巷、剪刀池巷、马家湾巷等。这些街巷名字就像一条时光隧道，透过它可以看到岳阳的历史文化。世世代代的老岳阳人，就是在这样的小巷里繁衍、生存，上演着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故事。

这个小巷全长约两三百米，是一条挤在商业大厦与汉森大厦背后的小巷。它一端的巷口朝东，与上观音阁相连，另一端的出入口向西，搭在解放路北端广场边上。它有个别致的名字，叫茶巷子。初到茶巷子的人都会很惊讶，岳阳还有一条如此窄狭、细长、笔直的小巷。

历史从尘埃中抬起头。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记载：岳州城因滨江濒湖，为湖湘通商名港，贸易繁忙，周围各县茶叶均来此交易，交易场所主要在汨河园与观音阁一带。久之，此地便被人称为茶巷子。其实，茶巷子原名猪市巷，猪市，顾名思义就是生猪交易市场。当时，生猪交易主要在巷东与汨河园与交汇区进行，猪市巷因此而得名。后来，随着城区不断向南发展，一些新的街道逐渐



资料图片